



KING ARTHUR

Dark Age Warrior And Mythic Hero

亚瑟王传奇

[英]约翰·马修斯 著
靳丽莹 刘静红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被亚瑟王的故事深深吸引。诗人和作家们重复讲述着他的故事，创作出的大量作品不断带给人们灵感和欢乐。可故事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本书作者研究了围绕着亚瑟这个人物展开的种种传奇，揭开了他的层层面纱。书中不仅介绍了亚瑟鞍前马后的人物——桂妮维尔、朗斯洛、高文、帕西瓦尔、莫林和湖上夫人，还探究了与亚瑟相关的一个个奇妙故事——圆桌骑士、圣杯追寻、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同时作者通过对亚瑟时代不列颠历史的研究，运用史料证明了在罗马-不列颠时代确实存在过一个名叫亚瑟的勇士。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对“亚瑟是确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这一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无论真相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未来的世纪里，亚瑟王和他的骑士的故事将会一直是人们任意发挥想象力的一方天地——无论是天真孩童还是电影导演。

作者介绍

约翰·马修斯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亚瑟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不仅在大西洋两岸就亚瑟题材的方方面面展开内容丰富的演讲，还与他人合作创作出一系列有关这个题材的著作，包括《亚瑟王与圣杯追寻》《沧桑世纪中的莫林》《默默无闻的亚瑟》《亚瑟王的不列颠》《亚瑟王之歌》，等等。

亚瑟王传奇

King Arthur

[英] 约翰·马修斯 著 靳丽莹 刘静红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瑟王传奇 / (英) 马修斯著; 靳丽莹, 刘静红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9
(西方传奇系列)
书名原文: King Arthur
ISBN 7-5338-6610-X

I. 亚... II. ①马...②靳...③刘... III. 欧洲—中世
纪史—通俗读物 IV. K5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9844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浙图字 11—2006—75号

King Arthur

Text © 2004 by John Mathews

Design © 2004 Carlton Book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亚瑟王传奇

著 者 [美] 约翰·马修斯

译 者 靳丽莹 刘静红

责任编辑 王晴波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出版 陆 江

责任校对 黄英妮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 310013)

激光照排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65000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8-6610-X/K · 27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6
1. 英雄	9
2. 神话中的亚瑟	29
3. 智者莫林	45
4. 圆桌骑士	63
5. 湖上夫人	79
6. 寻找圣杯	103
7. 过去和未来的国王	125

INTRODUCTION

前言

在亚瑟出生前，伟大的预言家莫林就曾预言说尤瑟·潘德拉贡（Uther Pendragon）的儿子将成为国王；说书人将在餐桌上讲述这个国王的浪漫传奇，而优秀的诗人们则静坐聆听，直到酒足饭饱之后才离开；人们听着这个国王的故事，日夜饮酒狂欢。这种游戏将永远持续下去。

由盎格鲁—撒克逊诗人莱亚蒙在17世纪写下的文字具有惊人的预见性。自从6世

纪出现了一个名叫亚瑟的英格兰勇士（或者也许是古罗马—英格兰勇士）后，几乎各种信仰的诗人和作家都在讲述和重复着他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出了无数内容丰富、令人激动的作品。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让人感到欢欣鼓舞。

众多致力于研究亚瑟是否真有其人的学者们各持己见。一些人坚持认为他是纯粹虚构的人物，是人们热切向往黄金时代的政



治和民族主义诉求的产物，而这个黄金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些人仔细筛选了支离破碎的资料后，在把所谓的“黑暗时代”载入编年史的少许文献中依稀探寻到亚瑟的影子。但是那个亚瑟是什么样的呢？当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从孩提时代听到的故事中和好莱坞的恢宏巨片中所认识的那个穿着闪亮盔甲的中世纪国王。如果不是那个亚瑟，那么是哪一個？他是干什么的？亚瑟到底是确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

事实上，亚瑟两者兼有。创造亚瑟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紧密联系，很难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不能够确定人物的历史承袭关系——6世纪那个引出无数后续故事的领袖亚瑟的诞生只是吸取了与他同名或名字相似的神话英雄的诸多特点，而那个神话英雄所处的年代更为久远。在这个具有超凡感召力的人物去世后，人们进一步把他与神话联系在一起。他的真实事迹经过传说的粉饰后也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从而掩盖了他作为人的本性——这是通过细致入微的考证得出的结论。

因此把亚瑟描述成古罗马—英格兰将领还远远不够——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更是神话传说的人物。关于亚瑟我们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6世纪时被同时代的基督教教士称为“红色复仇

者”的坚强不屈的战士，追随他的是一群身着各色盔甲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他是国王，一个具有中世纪浪漫色彩的高尚的英雄，穿着闪闪发光的铠甲，挥舞着神剑埃克斯卡利伯（Excalibur）。本书将追溯亚瑟的双重形象，审视这两个形象如何交错重叠、互相影响。今天，在我们眼中，亚瑟既是历史上的人物又是神话中的英雄。而古代凯尔特人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形成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对这一点本书也将涉及。

此外我们还将涉及与亚瑟的故事紧密相关的其他故事，如探究“圆桌会议”的由来，以及朗斯洛、高文、帕西瓦尔等人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为亚瑟传奇锦上添花，使它成为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传奇故事。

在中世纪，这些故事确实很受欢迎、备受瞩目，以至于深信亚瑟存在的人和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长期争论不休。中世纪作家图尔奈的赫尔曼（Herman）描写过一个参观布列塔尼岛的旅行者的故事，他偶然评论说亚瑟的故事是一派谎言，立刻受到了激烈的攻击并且险些丧命。12世纪末另一位作家里尔的阿兰努斯（Alanus）写道：

英国人对于亚瑟的赞美不胫而走，简直是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不禁要问，还有哪个英国人没有提起过亚瑟？根据从东方国家归来的朝圣者带回的消息，亚洲人对他的了解一点

也不比法国的布里多尼人少。

随着亚瑟声名远播，有关他的传奇不断发展和丰富，包含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对圣杯——最神秘的宗教遗物的追寻成为“圆桌骑士团”的中心目标，同时也激励着人们去发现世界上最伟大最永恒的文学和精神遗产。源于人类初期历史的古老主题被不断挖掘并形成无边无际的故事海洋。童话、幻想、预言和魔法是中世纪时说书人惯用的手法。他们利用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编造出亚瑟传奇故事的精华。

近代，很多著名作家如托马斯·哈代、T.S.艾略特、马克·吐温和约翰·斯坦贝克等都是从亚瑟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此外，还有众多不太有名的作者也不断创作出与亚瑟题材相关的小说、戏剧、诗歌和电影脚本。维多利亚时代具有拉斐尔前派风格的画家以亚瑟为他们的绘画题材，而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流派的画家们，如盎格鲁—威尔士艺术家大卫·约翰斯、俄罗斯画家尼可拉斯·罗埃瑞奇等，仍在艺术世界中保持着这一题材的鲜活。

现代电影媒介也充分利用亚瑟题材。近年来很多电影，如约翰·鲍曼（John Boorman）的《神剑》（1981），特里·吉列姆（Terry Gilliam）的《菲舍尔王》，杰

里·朱克（Jerry Zucker）的《第一骑士》都涉及亚瑟的魅力。当我写这本书时，一部以特里斯丹（Tristan）和伊萨尔特（Iseult）的故事为题材的新电影正在制作。2004年还将有两部以亚瑟的故事为背景的新片拍摄完毕并在电视上展映。杰里·布鲁克翰默尔监制的故事片《亚瑟王》（2004）也已公映。这是一部非常激动人心的大片，由戴维·弗兰泽尼为银幕特别创作，安东尼·福库执导。影片讲述的是“黑暗时代”的故事，反映了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撒马利亚（Samatian）勇士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些勇士随着罗马军团来到英格兰，也带来了他们本土的神话和故事。这些神话和故事对亚瑟传奇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亚瑟传说的新观点将在哪些方面极大地激发公众的想象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然而无论是什么结果，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人们对于亚瑟和他的英雄们的兴趣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可以肯定，再过几百年，人们依然会渴望读到亚瑟的故事，就像亚瑟刚刚离开历史舞台时一样。很难说清那些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所有的故事将继续围绕着下述古老的主题展开：爱情、勇敢、冒险和为了使自己更加完美而奋斗不息。

约翰·马修斯



英 雄

声名远扬的亚瑟王，
你统帅千军，你庇护万民……
身佩威武宝剑，
你使敌人臣服于脚下。

——安农《亚瑟王与鹰》



罗马人留下的辉煌建筑廷塔哲城堡，位于康沃尔境内。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里是亚瑟出生的地方





黑暗时代

英雄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为了颠倒了的是非，有时候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有时候给人们寻回几个世纪的宝藏。亚瑟王就是为解救苦难中的人们而生的。

公元5世纪初，昔日辉煌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在鼎盛时期，罗马疆土辽阔，南至非洲，北至苏格兰，西至西班牙，东至亚美尼亚。而此时，虽然濒危的帝国仍可以维持几百年，但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罗马的疆土越来越小，边界越缩越短。卫戍外省的罗马军团也被迫从边疆召回，以保护罗马这座“永恒之城”。

公元410年末，罗马军团的最后一艘舰船离开了不列颠岛，这座古老的岛屿又重新回到凯尔特人手中。实际上，英勇而向往独立的凯尔特人从来没有真正被罗马人征服过。在罗马人撤退之前，不列颠岛上的许多地区一直保持着独立，这股反对力量在全岛范围内造成与当时罗马当局间的对峙之势。

但是罗马军团并非一下子便全部撤出的。正如历史学家诺拉·查特威克（Nora Chadwick）在她的著作《凯尔特王国》中评述的：“古罗马帝国对不列颠岛的入侵就



好比一次大潮汐，当潮水落下时一切便曲终人散。入侵结束并非源于某个突发事件，更不是源于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这个过程是如此之自然，一如潮水慢慢地从岸边引退。”公元407年，在残留岛上的罗马军团的游说下，不列颠岛的土著统领康斯坦丁（Constantine）登上了皇帝的位置。这多少有悖他的意愿，而且他最终还是难逃流亡高卢的厄运。在高卢，康斯坦丁因寡不敌众而战死疆场。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为英国人民所怀念。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还会遇见这个人物，不过那时他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的。正如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后来评述的，在这件事之后，“罗马人再也没有能力入侵不列颠，而这座岛屿仍继续处于暴君们的统治之下”。

然而，罗马人近500年的入侵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罗马人势力根深蒂固的不列颠岛南部和西部地区。原来的交通网络不断扩张，道路经过修缮后，交通更加便利，人们出行更加方便，商业贸易领域也更加细化。古老而分散的部落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为城镇所取代，沿袭罗马人统治其他地区的传统，这些城镇大部分实行自治管理。很多原来在不列颠岛服役的罗马军团士兵决定留在这里，他们爱上了这片土地上那连绵的群山、幽远的林地。其中一些人和当地的女子结婚生子，其他人靠服役获得的土地务农为生。当地土著人中一些大家族开始采用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有些方面更加罗马化。具有罗马血统的英国贵

族们加强集权，努力使不列颠岛上分散的残余势力团结起来。

暴君和护国军

在岛上，一群部落首领与最后一股罗马人势力相对峙。这些部落首领被普罗科匹厄斯称为“暴君”，他们占地为王，各自掌管几百英亩的地盘。他们故态复萌，如同在罗马军团入侵之前那样，又开始越过领地边界大肆抢掠。每个部落首领都把自己看成不列颠岛上未来的君主，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无上的权力，接受来自小国的臣服和朝拜。在那个黑暗时代，他们中有几个人的名字脱颖而出：卡诺玛格拉斯（Cunomaglus）、沃特普里克斯（Vortiporix）、克里德里莫斯（Cradlemas），还有内心贪婪、野心勃勃的沃尔蒂格恩（Vortigern）。其实沃尔蒂格恩这个名字仅是个封号，意思是“伟大的王”。沃尔蒂格恩收服了许多部落首领，向他们保证一定从不列颠的领土上清除掉罗马人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公元425年，沃尔蒂格恩自封为不列颠岛上“无上的君主”，他兑现了自己的许诺，很显然，他对罗马人的那一套没有什么好感。公元450年，沃尔蒂格恩王朝中大部分罗马人留下的皇家制度几乎已经破坏殆尽，不列颠岛内一片混乱，国家摇摇欲坠。

那时候的不列颠岛正经受旧敌新仇的骚扰。在北部有皮克特人和凯尔特人，爱尔兰人则越过大海直抵岛国西部。正如罗马人入侵前，这些异族再次一路掠夺直逼大不列

颠岛的腹地。没有了罗马军团的阻碍，他们所向披靡。同时，来自欧洲西北部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弗里斯兰人不断冒犯不列颠岛南部及东部边界，形成了英伦岛的一股新祸水。沃尔蒂格恩想出以敌制敌的办法，他以割地求和为条件，请求撒克逊人援手驱逐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

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三个出处可以查寻，总的来看没有一种说法完全可信，有些方面还相互矛盾。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些资料，我们还是能大致领略到在那战事频仍的年代不列颠岛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第一个出处是《不列颠岛的衰落和征服》，作者吉尔达斯（Gildas）是一位教士，生活在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事件发生的50年之后。到目前为止，这是记录这段历史最为详尽的一本书。书中大肆抨击当时邪恶而暴戾的统治者，包括暴君沃尔蒂格恩。在吉尔达斯基来，沃尔蒂格恩更倾向于在不列颠岛恢复古老的异教，并禁止人们信奉和传播当时刚刚兴起的基督教。

对沃尔蒂格恩执政后的状况，吉尔达斯在他的书中极尽抨击之能事，这里有必要引用其中的一段原文：

那时所有的当朝元老，还有骄横的暴君英王沃尔蒂格恩都是如此的昏庸无道、鼠目寸光。他们竟然邀请残暴的异族撒克逊人来保护不列颠，以驱逐北部各族的入侵（包括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这无疑是引狼入室，自取灭亡。撒克逊人凶残如恶魔，对神和人都恨之入骨。没有什么比这一决定更可怕

了！没有什么比英国人的命运更不幸了！是什么样的黑暗蒙蔽了当权者的头脑啊——是令人绝望的残忍的黑暗！一想到那些恶魔，他们也会怕得要死，可却还要请恶魔们坐上座，与他们共处一室。那些异族人像幼狮从凶残母狮的洞穴里爬出来，他们带着神赐的预言分乘三艘战船向不列颠顺风驶来。因为他们中的某位先知已经发出了伟大的预言——这个被穿行了300年的国度行将被他们占有。在150年里，他们可以随意抢劫和掠夺。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吉尔达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尽管其用词有些夸张。在沃尔蒂格恩统治时期，英国确如羔羊般膏脂肥厚却毫无防御能力。对于北方那些视土如命、贪得无厌的入侵者来说，这可是一块很容易得手、恨不得要马上吞下去的肥肉。

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第二本书是另一位教士南尼厄斯（Nennius）所著的《不列颠岛简史》，书中所记叙的事件与吉尔达斯所著的《不列颠岛的衰落和征服》基本相同。但南尼厄斯和吉尔达斯的叙述风格有所不同，他的作品更加精巧奇特。南尼厄斯大约生活在17世纪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把能找的所有相关资料“堆成一本书”。南尼厄斯收集口头传说和只言片语的记载，挖掘仍然保留至今的传统，从而生动再现了英国的那一段历史。

数年以来，不列颠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沃尔蒂格恩是他们的王，在他统治期间，不列颠人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双重威胁。不久又一批被德国人放逐的人满满地乘坐三艘



大船抵达不列颠岛。他们中有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吉艾特吉尔斯之子，吉他之子，沃登之子……还有被众人崇拜的战神盖塔之子，他被公认为神在凡间的儿子。沃尔蒂格恩欢迎这些异族，并把当时被不列颠人称为吕德海姆岛而被这些异族称为萨尼特的岛屿赐予他们。

这些撒克逊人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罪名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一次又是沃尔蒂格恩这个罪魁祸首，再一次欢迎来自德意志的不速之客。亨吉斯特和霍萨是这群人的头目，据说他们是沃登神的后裔。这一点倒是与史实很吻合。因为当时撒克逊人为了正其声名经常自称为神的嫡传后代。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书由学术精湛、令人敬佩的比德（Bede）编撰，书名为《英吉利教会史》。在关于“黑暗时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被公认为是描述最慎重最准确的作品之一。我们无从准确地考证比德如何找到素材成就了这部伟大的著作，然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德熟知南尼厄斯和吉尔达斯的作品。让我们翻开比德这本书的第731页：

公元449年，应沃尔蒂格恩王的邀请，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分乘三艘大船抵达不列颠岛。他们以护国的名义从沃尔蒂格恩王那里获得了不列颠岛东部的土地。然而来者不善，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掠国而不是护国。起初，护国军和来自不列颠北部的入侵者交战并连连获胜。于是他们向自己的国家传回捷报，声称不列颠岛土地肥沃，而不列颠人却胆小怯懦。不久又有一大批武士搭乘大船抵达这里。他们和

原来的军队汇集起来，组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以保护不列颠岛和平和安全的名义，这些新到的异族也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了土地和金钱。他们来自于德意志国三个最强大的种族：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

归结起来，这三本书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第一批撒克逊人分乘三艘大船到达不列颠岛，在岛上一路抢劫掠夺，英国人用土地收买了撒克逊人，并请求他们帮助驱逐皮克特人和爱尔兰人。化敌为友的主意并不算老生常谈，既然以前很奏效这次也不会例外。然而不列颠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今非昔比，此番化敌为友将把英国引入绝境。

长 刀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相安无事。撒克逊武士打退了皮克特人的多次进攻，巩固了沿安东尼诺（Antonine）城墙一带的前线。这座古老的城墙由罗马人修建，位于今天爱丁堡附近的卡里亚登和老基尔帕提克之间的狭长地带。老基尔帕提克地处克莱德河边格拉斯哥的西北边界。然而好景不长，越来越多的撒克逊人抵达不列颠岛。名义上他们来帮助不列颠人，实际却觊觎这片土地，更想借机捞上一把。南尼厄斯在书中写道，这时沃尔蒂格恩迷恋上亨吉斯特的女儿罗伊娜，并和她成了婚。沃尔蒂格恩禁不住游说，又把更大片的土地赐给了自己的亲家。比德在他的书中把接下来不列颠岛上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不列颠人的“罪孽”。让我们翻开比德的著作，看看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群外族人蜂拥而至不列颠岛，不久邀其前来的不列颠人便开始恐惧了。因为那些盎格鲁人突然与刚刚被其驱逐的皮克特人缔结盟约，而且准备调转矛头进攻他们的老盟友不列颠人。他们先要求不列颠人提供大量的军备供给，以借机挑起争端，并扬言除非满足他们更大的胃口，否则将终止和约，战马的铁蹄将践踏整个不列颠岛。简言之，这些异族烧起的战火就是上帝对不列颠人所犯罪孽的惩罚。这些不信基督的异教徒摧毁了周边的城镇和村庄，战火从不列颠岛东部一直烧到西部海岸。异族军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对行将崩溃的岛国造成勒颈之势。

比德在书中接着描绘了一幅令人堪忧的场景：城市被战火烧为平地，神坛上的牧师倒在血泊中，到处弥漫着瘟疫和死亡的气息。人民一批一批地被卖为奴隶，或整村整村的遭到杀戮。自然，这时沃尔蒂格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不得不逃亡他乡，他的儿子格特曼（Guothermyr）匆忙地继承了王位。格特曼要比他父亲仁慈得多，他成功地组建了一支军队来对抗他父亲的老盟友撒克逊人的进攻，在几次大战役中，他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不幸的是，格特曼却突然死去了，据说是被一个撒克逊间谍投毒而死的。

这次转机为沃尔蒂格恩赢得了足够的时间，他策划与撒克逊人头领亨吉斯特和霍萨会面，商讨和谈事宜。因为当时岛上很多部族酋长还是愿意听从沃尔蒂格恩的意见，所以他安排酋长们与撒克逊人见面，准备和

谈。南尼厄斯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

撒克逊人却耍了个花招，他们的目的是要一举歼灭沃尔蒂格恩和他的军队。为了盟誓的庄重，事先约定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都不能携带武器。但是亨吉斯特却命令他的人把短刀藏在靴筒里。“一听到我的号令，你们就抽出短刀向他们进攻。但为了我的女儿，不要杀她的丈夫沃尔蒂格恩。把他作为人质对我们更有利。”于是手下的人领命赴约。会面中，撒克逊人态度友善，举止谦恭有礼。他们分开落座，把不列颠人一个一个地隔开。然后如事先计划的那样，亨吉斯特大吼一声发出信号，沃尔蒂格恩的三百部将顷刻间尸横一片。沃尔蒂格恩被戴上枷锁，沦为阶下囚。为了保命并获得自由，他不得不割让了更多的土地，包括埃塞克斯、萨塞克斯和米德尔塞克斯。

这个可怕的夜晚被后人称为“长刀之夜”。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尊敬和支持沃尔蒂格恩，他四面楚歌，被迫再次流亡。他逃到了威尔士，在那里还有一些忠诚的老部下。据南尼厄斯记载，在沃尔蒂格恩的流亡生涯中，圣·杰曼努斯（Saint Germanus）一直尾随其后。一些史学家认为杰曼努斯是沃尔蒂格恩和他的同胞姐妹乱伦所生的儿子。无论这段血缘关系是真是假，杰曼努斯却激烈地反抗沃尔蒂格恩，尖锐地诋毁他的名声，一步步摧垮他在不列颠人民心中的形象。南尼厄斯这样给故事收尾：

沃尔蒂格恩失魂落魄地逃到了泰比河边的登纳塔地。圣·杰曼努斯也尾随他到达那里，

